

正楊卷之二

汝南陳耀文晦伯甫

方城本萬城

左傳方城以爲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方故訛爾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也

水經注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於葉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號曰萬

城也余按屈完之在召陵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

左傳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屈完曰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

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

左定公四年吳子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遠塞太隧直轅冥泥子濟漢而伐之我自

後擊之必大敗之

史記禮書楚汝頓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縣東南四十一里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爲方城即此山也

史記楚世家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

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蘇秦說
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地五千餘里帶甲百
萬此霸王之資也

國語曰桓公用管仲即位數年一戰帥服三十一

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

管子霸形同汶音岷

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谷風蔓音萬作万非蓋万本

音墨万侯姓也俗借作草書萬字經典豈應用之

經典

夫齊師至陘退次召陵潁川至葉相去無幾則服

虔所謂方城在漢南者是也元凱似爲少誤楚成

王時越亦楚屬威王強盛不過五千則自越至葉

弘境萬里者非也道元亦失折衷然杜注之稱山

名尚云可據酈氏之持兩端猶爲慎密也今勦舊

籍以自參假古本以欺人何耶宋本文言曾得曹

生於面覲左傳古本又對揚子於遺編故知蒸滕

烹鷄何代無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矣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製重裘而好珍蓋欲爲千金之裘而

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

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

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
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
有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欲用私
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符子云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
左丘明曰周人云云今未以孔子晏嬰爲證是豈
真見符子者耶

仲尼登泰山

宋景文筆記云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
其事甚新世未詳其所出

韓書外傳云孔子登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
者七十餘人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也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
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
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
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
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槍
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春秋隱公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胡氏

曰春秋之法誅首惡云云引陳恒云云不告也然則隣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胡氏未嘗有仲尼此舉之言朱子誤引之耳奈何波及胡氏耶想亦未觀胡傳耳

翠微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即翠微詩傳授字各不同爾然崔嵬字不及翠微之工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也故曰翠微也

陸佐公石關銘云旁映重疊上連翠微濟曰翠微天邊氣也

爾雅云石山戴土謂之崔嵬使崔嵬即翠微爾雅何為重出耶

篔簹

蜀名竹叢曰林篔簹易說卦為蒼筤竹古註音浪字書云蒼筤幼竹又車筵也在陽字韻易註音郎今曰古註豈閣本耶

維噫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維噫注維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膳姐於大夫孔子遂行師

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觀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鳩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為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叩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此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揚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官碑文云聆鳳衰於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揚子之語也今本無雉字故詳具之以廣異聞

揚子雉噫司馬本無雉字

又執林伐山云揚子言孔子之去魯云云五噫之類也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云云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唐之聆鳳衰於接輿歌雉噫於桓子按此一事一曰家語一曰衝波傳一有論語一無之何自相矛盾也

風雅逸篇

衝波傳云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鶴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鶴兮鶴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韓詩內傳云孔子渡江見鶴鵠異之眾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云鵠兮鵠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大戴禮注引韓詩內傳云鶴鵠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

白澤圖云昔孔子子夏所見故歌之其頭九首今呼為九頭鳥

文選江賦龍鯉一角奇鶴九頭注劉駒駿玄根賦云一尺之蓼九頭之鶴

西陽雜俎云白澤圖謂之鶴鵠帝鵠書謂之逆鶴

實曆中函子四門助教史迥語段成式常見裴琦所註爾雅言鶴鵠鵠是九頭鳥也

比類書俱不引衝波傳不知何從見之真奇聞也

公冶長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不見於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灾白樂天鳥鶴贈答詩序云予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七逸書中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考耳

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喙背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

共咏人驗之果然

邢昺云舊說治長鮮鳥語故係之縲絀

此既云如衝波傳之類無所於考則所引鶴鵠之歌
思之歌皆云出衝波傳何耶

胥毋山

文選七發弭節五子之山通厲骨毋之場骨當作胥
史記吳王殺子心投之於江吳人立祠山上因名胥
毋山古字胥作骨其字似骨其誤宜矣今鮑善書者
亦不知骨之爲胥也

舊曰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於
江上因名胥毋山越絕書曰蘆廬曰食鮒山書注
於胥毋疑骨毋字之誤也

此亦自明

史記集解序中非骨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亦此
骨字也豈待善書者方識之乎

扁舟本作鱗舟

或問予詩八多用扁舟何處爲始予按南史天淵地
新造鱗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
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
方望爲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

蘇收責勾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遂楚
於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
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開眼廣求
其貞願將申勉之望之見機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
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吳越春秋范蠡辭王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
莫知其所適

史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
湖漢書晁錯曰特舟也

後漢書史始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

嬰爲天子望爲丞相弓林爲大司馬更始遣李松
蘇茂等擊斬之

所云扁舟爲扁舟矣又引方望書望豈在南朝後
耶

王元美引方望書末云雖鴟夷子皮何以加焉然
至立劉林作天子自爲丞相卒陷大戮死者有知
能無爲四川強鬼所笑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
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

以折其是非。日讀墨子曰吳越之烈與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也。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心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六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隨死西施。有夕馬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隨後人於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嘉興縣一百里有女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

觀此則逸篇寧非影撰耶

列女傳引古語 風雅逸篇

力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刻鵠門不如情。

列女傳秋胡見路傍婦人採桑謂曰力田不如逢
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君有金顏以與夫人不云
古語亦無末句今云定古本耶

更

列子云禾生伯子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老
而更事也漢曲三老五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
更當作叟誤矣

困學紀聞三老五更按列子云禾生子伯宿於田
更商丘開之舍更亦老之稱也已先言之矣

孝經援神契云尊三老者象也五更寵以度
禮祭義養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又

食三老云

云

史記西門豹治鄴投三老于河

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史正義云
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
掌教化皆秦制也曰漢立三老五更當別有見
蓋邑云更當爲叟叟老人之稱也

重違

孔叢子載孔子高誦平原君曰重違公子盛旨漢書
孔光傳重違大臣正議東坡晁錯論又重違其意重

難也言難進之意而勉從之也近世不達此語以重
為重大之重失之矣

山萊抗志篇云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禮
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
失禮之僭焉若何

謂子高謂平原君或今本誤

鬼谷子

漢書藝文志鬼谷區三篇注即鬼史區也郊祀志黃
帝得寶鼎晁侯問於鬼史區云云注即鬼谷區容史
聲相近今按鬼谷即鬼容亦有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

孫子畧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史記注鄭玄云鬼史區黃帝佐也

史記云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之師也今以為谷區
豈見鬼耶儀秦亦豈黃帝時人耶

拾遺記鬼谷子云吾生於歸谷亦曰鬼谷鬼者歸
也又曰歸者谷名也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
近也

樞子云漢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
妄言亂世難信

今謂子畧柳子亦未見耶

度教

韓非子云顏回明仁於度教程嬰顯義於趙武上句不知事之所出度教似是人姓名度姓古有之宋有度正蜀之遂寧人

此後漢書崔駰達旨語也曰韓子誤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於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爲取士之科名云

史記趙武靈王云且服奇者志濟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戰國策是吳越無俊民也無秀才字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何伯也妻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爲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與年表秦靈公八年初以君公妻河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爲君主君主簡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爲河伯取婦蓋其遺風殊異其

事故云初

此註自明伯恭豈不見之或傳寫之誤改甥者何

人

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夷子此因後人別號之所昉乎

史記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知武王時與甘茂為左右丞相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索隱即引為註

今以甘茂為樗里子誤

史記范蠡自謂鷓夷子皮今止云鷓夷子亦誤

萬歲夜

姚寬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辱螻蟻夜如左傳注窀穸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戰國策云楚王遊於雲夢仰天而嘆曰樂矣今日

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
泣下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
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葦蟻蟻又何如得
此樂而樂之王大說

此文自明夜字如何安置豈所見又古本耶

韓非子引諺風雅遺篇

奔車之上無仲况覆舟之下無伯夷

此見韓子安危篇非諺也

何與呵通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註誰何問之
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按他注解誰
與誰通與高帝誰讓項羽之誰同莊子盛鶴列於麗
譙之間誰謂出入城門而誰呵問之如今之盤詰守
關之例何與呵通

莊子注麗譙高樓名一作譙謂華麗而譙曉漢書
陳勝傳戡譙門中師古曰門上為高樓以望也樓
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
巢車者亦謂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

漢書漢王謝羽鴻門項莊舞劍樊噲直入羽壯之
賜以酒噲因譙讓羽此謂高帝譙讓項羽誤

索隱云崔浩云何或為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
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如淳曰何猶問
也據此則何呵同矣誰與誰同出何他註乎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南中集

予觀樂府有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篇特亡其辭
亦失其解及考史記張耳傳洎楚漢春秋并云趙王
武臣為燕軍所獲囚於燕獄先後使者往請輒為燕
所殺趙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載趙王歸舍中
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以為然乃歸趙
王廝養卒御王以歸武臣歸趙以美人妻養卒以報
之是其事也予觀養卒有戰國策士之風太史公書
其事文既奇樂府歌其事亦奇矣六朝及唐人擬作
者皆似眯目道黑白雖吾鄉太白亦迷其源昔吾古
友何仲默一日讀焦仲卿妻樂府謂予曰古今惟此
一篇更無第二篇也凡歌辭簡則古此篇愈繁愈古
子庶幾焉可作一篇與此相對予謝未遑然亦未有
茲奇事直當之也去今二十年屏居滇雲平晝無事
散帙見此事思與仲卿事適類復憶仲默言乃操觚
試為之以成此篇惜不使仲默見之永昌張愈光亦
仲默文字友也遂往一通以寄愈光云

李予田云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移用修引張
耳傳廝養卒說燕王事云是此卒且曰古今作者
如昧目道黑白雖吾鄉太白亦昧其原因誤一古
風長篇謂可方焦仲卿妻然張耳傳祇云廝養卒
並無才人嫁為婦語曷以知所嫁者即此卒耶張
耳傳非隱書古今人所同喻豈得云通不檢此人
皆昧目耶且古人作樂府多襲舊題變出新意曷
欲定撥本事耶凡此諸不可通而詩之佳否姑勿
及也

此事史漢并同注中俱無楚漢春秋字假之以欺
人可耳乃首言史記何耶

其詩有云春襟燕乙乙曉寢蟲聒上說文云乙燕
燕玄鳥也齊魯謂之乙不云乙乙也文選文賦思
乙乙其不抽善注乙乙難出之貌說文曰陰氣尚
強其出乙乙然徐曰乙乙未展也今指為燕對蟲
恐誤

又云黃鵠悲陶嬰蝴蝶怨韓馮搜神記韓馮事乃
鴛鴦非蝴蝶也不知梁祝肯借用否耶

古歲字作遂

古歲字即歲時之遂今文遂字从步从戌年至戌而

終乃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故制字从步成前此未有也宋姚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遂即歲也陸賈著書不用秦篆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崔希裕畧古篇古歲字作𠄎未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成之為秦制而非古矣

史記注雖有此句詳其文義遂字屬下句詎可指此遂為歲耶

白虎通曰所以名為歲者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為一歲也

爾雅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歲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年謂之歲從步者躔度可推步也從戌者木星之精生於亥自亥行至於戌而周天也

毛氏正六
經正誤

律書注

按律書註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律呂六取雌竹吹之

今律書及律歷志併無此注蓋雄鳴雌鳴誤之耳

呂覽說苑及晉書等志俱無雌竹雄竹之事

宋玉笛賦云衡山之陽見竒篠異幹良工至此曰

命陪乘取其雄焉得其雌焉遂以為節

七始丹鉛閣錄

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進于附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韻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著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唇喉之辨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即所謂七始詠詠即韻也汗簡隸古七始作夾始蓋古人七作叅叅與夾相近而誤尤可驗史氏之說為

是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趨於西域胡

僧又可知予特表出之

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此說乃意料之言

漢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云云五言汝聽言以律呂

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

始也順以歌詠五聲之言

史記索隱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爽忽

此本志自明謂注無七始之義孟康意料之事根

誤

文始華始安世房中歌也云郊祀歌又誤其切韻

云云不必辨

唐詩天子三河慕少年三河黃河也折支河也注中河也

史記高帝紀發關內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

貨殖傳河東河內河南在天地之中

阮籍詩蘇子狹三河沈注云河南河北河東秦之三川郡

今指定三河之名誤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撰山泉衡陽玉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

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
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飛兔豈不能挂龍虎所
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
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墮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
如浮雲之去右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
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史記須賈見范雎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
致於青雲之上

楊雄解嘲云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宋書劉瑀答何偃云一蹙直造青雲何至與駑馬

爭路

晉書載記史臣曰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

以策馬騫鳴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

南史齊衡陽王鈞與會稽孔珪問答云云見衡陽

王道度傳非梁也唐僧廣宣寄賀二起放第二
榜詩便向青雲領貢賓

胡苑

張良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
苑之利史記漢書皆不解胡苑之義後人或改苑作
苑非也按漢官儀引郎中候應之言曰陰山東西千
餘里單于之苑圍也又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今我

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今我亦不養息所謂
死之利當是此義

史記註索隱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
胡苑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
郡北地之北與胡苑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
故謂胡苑之利也余云無解誤其歌引西河故事
之誤姑勿及也

先其祿命

漢書律歷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祿命師古曰逸
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祿古算字

近俗本改祿作算而俗士不知算命之義又顛倒其
字作先算其命成何語言似星士招牌矣可笑也又
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作祿則人
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妄改作先算其
命也他如糶若畫一通鑑改糶作較不知糶勸斗斛
也較車耳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堵墓通鑑改左作
離運籌帷帳通鑑改帳作幄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
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為拙
工廢繩墨聊舉一二其餘更僕窮紙不能數也
律歷志云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

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曰云云不作祿字

史記蕭何爲法類若畫一徐廣曰類音古頃反一音較索隱曰漢書類作講上一作覲小類曰講和也未見鞞字

張良傳天下游士離其親戚去墳墓

帷帳漢書作帷幄史自序傳同俱非通鑑所改也

陸賈素馨

陸賈南中行紀雲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女子以絲絲穿花心繞髻爲飾梁章隱詠素馨花詩

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語也縷髮之飾至今猶然予嘗有詩云金碧佳人墮馬粧鷓鴣林裡採秋芳穿花貫縷盤香雪會批風流惱陸郎姜夔賓笑謂予曰不意陸賈風流之案千年而始發耶

廣東志云廣州有花田縣彌望皆植素馨花南征錄云南漢主劉隱時美人死葬於此至今花香異於他處或云隱之女

其花舊名悉那若因生於素馨塚上故名

陸賈西漢初即預知南漢死女事真異人哉

稻舍南方草木狀云那悉若末利花皆胡人自西

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
行紀云南越之境五谷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
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化
爲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
史記賈兩使尉佗皆廣州也其行紀安得者雲南
花哉且此時漢尚未通滇南安得云云哉

史記引諺

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史貨殖傳夫用貧云云市門此言業末貧者之資
也不云諺也漢書作諺云

玄的

史記五宗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引釋名云天
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更不口說故以丹
注面的爲識令女史見之又馬之當額亦曰的易說
卦爲的顙三國志有的盧又烏脰亦曰的南史侯景
陷臺城童謠云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冥

易爲的顙解曰的白也升庵本經詁志之耶

三國志注先主馬名的盧

爾雅的顙白顙今之戴星馬也額有白毛謂之的
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

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

三國典畧曰侯景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鳥萬計集門樓童謠曰白頭鳥拂朱雀還與吳南史作的脰

今以馬額為脰為的誤若如其說則幽明錄云華隆犬號的尾是的又可為犬尾矣

東方朔傳引古語風雅逸篇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漢書本傳故曰水至清云云文選無故曰字未必古語也若以故曰字為古語則前有云故曰時異

事異何不表出耶

韓非子隄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

武帝賢良策引古語

良玉不琢

董仲舒傳制曰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今日古語何遺下句耶

天馬歌

天馬歌天馬來歷無草草即阜字从草从阜艸字可桑阜也後借為阜隸之阜歷解為槽檻之歷言其性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為水草之草失之

漢志云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師古曰言馬從西來經行磧鹵之地無草者凡千里而至東道

擬歌中上下文意馬尚未至安得即說槽櫪且染皂何施又云皂隸之皂將用以控此馬乎殊不可曉

西河舊事曰廣武郡有馬蹄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漢武爲賦天馬之歌云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驥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燉煌北塞山下嘶鳴而去因名其處爲候馬亭俗號曰天馬徑

觀此天馬之性其安馴有如此者

蝦蟆陵

白樂天詩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蝦蟆陵在長安謝良輔詩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卮齊已詩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矜

國史補曰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諺訛爲蝦蟆陵志云常樂坊內家東有大塚俗誤以爲仲舒墓亦呼爲蝦蟆陵曲中出美酒京都稱之常迷兩京記亦以爲仲舒墓又國史補云昔

漢武帝幸芙蓉園即秦之宜春苑也每至此墓下
馬時人謂之下馬陵歲月深遠誤爲蝦蟆陵爾

正揚卷之二終

